

金
全
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书

ZHONGGUOLISHI
BIDUZHISHIQUANSHU



一部历史悠远

一支长歌悠远 激荡随流水
一部历史荣辱 悲歌现古今

一支长歌悠远涂荡随流水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蔡 磊 编著

(二十六)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I. 中… II. 蔡… III. 中国 - 历史 - 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7 号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73.25

字 数: 37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定 价: 952.00 元 (全 33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九章 清代历史卷

清代历史纪事

火烧教堂	(3273)
攻打东交民巷	(3279)
慈禧西狩	(3287)
《新民丛报》	(3295)
爱国学社成立	(3297)
《苏报》案	(3299)
光复会成立	(3301)
日俄战争	(3304)
中英《拉萨条约》	(3306)
小说界革命	(3308)
四大谴责小说	(3310)
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的高涨	(3313)
《民报》出版	(3315)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	(3317)
起义与暗杀	(3322)
萍浏醴起义	(3324)
黄花岗	(3327)
清末预备立宪	(3329)
立宪始末	(333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3334)
南社成立	(3337)
保路运动	(3339)
清末皇族内阁	(3341)
武昌首义	(3343)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3348)
宣统退位	(3349)
遣散太监	(3351)
辛亥南北议和	(3352)
袁世凯的窃国复辟	(3355)
袁世凯与逊清皇室	(3357)
庆亲王奕劻之死	(3358)
陈宝琛	(3360)
梁启超与杨度	(3361)
讨袁战争	(3364)
护国战争	(3369)
宋教仁一死所关	(3374)
严复盛名累身	(3374)
王湘绮门下三匠	(3376)
程璧光护法前后	(3377)
“诗僧”苏曼殊	(3383)
虚谷	(3385)
弘一法师	(3388)
百日和尚张大千	(3396)
溥仪的悲剧婚姻	(3399)

火烧教堂

北京，是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心脏，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势力的中枢。义和团的英雄们在这里展开了气壮山河的反帝爱国斗争，许多大街小巷，留下了他们的战斗足迹，洒下了他们的宝贵鲜血。

北京最早出现义和团的活动，是在1900年春天。当时南郊的黄村和庞各庄虽已成为赴京各路义和团的汇聚中心，但由于拳民入城人数较少，城内还没有设坛，只是以张贴传单来宣传鼓动群众，抨击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第五纵队——教堂和洋教士。

这一年春天，华北大旱。北京各教堂附近出现了不少传单，上面写着：“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传单还警告各国传教士必须收敛他们的罪恶活动，迅速离开中国，否则将用“神火”焚烧教堂。

这时，由于义和团主力部队正在芦保铁路沿线，全力对付清朝官兵的“剿灭”，还没有大批开进北京。因而，清政府也就没有注意这几张传单。侵略者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他们相互间因划分势力范围而引起的猜忌和倾轧上，对于北京出现的这方面事态，也没有更多的介意。

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们认为：“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能迅速的恢复平静。”因此，他们都相信“北京必定安全无患。”

帝国主义者哪里知道，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深深地积聚了仇恨；他们也根本不知道义和团虽然组织上幼稚，但却蕴藏着深厚的群众威力。

由于义和团反“剿灭”战斗取得胜利，直隶中部遍设拳厂，势力迅速发展，地位逐渐改观。清军只能困守有限的几个据点，连裕禄也迫于形势，一再指示他的军队：只要义和团不打上门来，就一定避免交战。清军既无力镇压，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战士便沿着铁路

线，以“双拳一闪山摇震”的雄伟气势，络绎不绝地进入北京城。

五月间，清政府发布谕旨说：“前因义和团拳会延及京师，曾经寄谕步军统领衙门认真查禁。近闻京师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摇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应如何防范查禁之处，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王城御史，会同妥议章程，迅速处理；并着裕禄一体严禁。”

但是清政府的查禁，已经不发生作用，北京城内，很多青年纷纷向义和团大师兄学习拳术；通衢大道张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愈来愈多了。凡是官府贴出查禁义和团告示的地方，旁边一定也会出现义和团的告示。如五城察院用六言韵文发布告示，宣称参加义和团是违犯禁令；义和团就编写七言歌谣，阐述习拳“灭洋”的主张，遍贴在各重要街衢路口。北京城的人们说这是御史与义和团唱和诗歌，一时传为笑谈。

义和团进北京的人数逐日增多。前门外打磨厂一带铁铺，为他们赶制大刀；丁丁当当的打铁声，昼夜不停。拳民们头扎红巾，手持武器，三五成群地行走在街市上，北京城沉闷的气氛大为改观。有些官吏被义和团从车里拉下来，恭恭敬敬立在道旁，威风扫地。清朝统治头子慈禧当时正住在西郊颐和园，得到这些消息，惶恐万分，特地调兵二营专门保卫自己的安全。所有这些，都说明义和团的势力和声威，已在北京急剧扩大，清朝统治者不但无力镇压，甚至连自身安全也都成了问题。

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他们借用庙宇和一些空闲客房，设坛居住。拳民们每日三餐不过是小米饭、玉米面窝头及咸菜之类，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而操练演习却认真严格，一丝不苟。北京城内，“义和神团”的大旗高悬空中，迎风招展，到处飘扬。

居住在北京城的汉、满、蒙、回等各族劳动人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饱受侵略者的欺压蹂躏。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反帝的义和团神兵天降，人民群众真是欢

欣若狂。他们纷纷参加义和团。截至六月中旬，北京城郊内外设坛已不下八百余所，参加的群众多达十余万人。连同外县进京的，北京城郊一带拳民总数可达二十万之多。人民反帝斗争的烈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当然，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洪流滔滔，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此，混入少数不良分子，是在所难免的。同时，义和团“不杀洋人誓不完”的反帝宗旨，也使得这一斗争比单纯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要复杂得多。有些土棍恶霸，趁机仿效义和团的装束，手持刀械，招摇过市，想借义和团运动捞上一把。封建统治者想利用他们破坏义和团的信誉，对他们甚至暗中支持。

还有一部分封建贵族，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声威，达到废光绪帝立新君的政治目的，其中以端王载漪主张最力。自戊戌变法失败以来，慈禧重掌政权，囚禁光绪皇帝，屡谋废立，未能得逞。这时，端王的儿子溥儀已立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正在窥伺机会，以期速登皇位。端王看到义和团的势力强大，想利用来搞一次武装政变，一方面既可杀掉光绪皇帝，另一方面又可顶住外国干预。只要自己的儿子能够登上皇位，事后即便是割地赔款去孝敬洋大人，也在所不惜。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以端王为代表的部分官僚，心怀鬼胎，口头上对义和团表示赞同和支持；这种态度，对慈禧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因而他们竭力渗透到义和团运动中去，煽动群众的排外情绪，湮没它反清朝统治者的性质，以达到其奸险的目的。

清朝统治者的总头子慈禧，这时对义和团的态度又如何呢？在她当政的四十年里，成千上万的人民被屠杀了。尽管她和洋主子之间，在废立等问题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镇压人民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她不会求助于义和团。可是，这时从周围臣仆口中所听到的关于义和团神威的种种传说，却使她深感忧惧，不敢孟浪从事。

据当时英国公使给本国政府的电报透露，慈禧十分惊恐，已决定逃往西安。

不过这时候，慈禧却很难逃到西安去，因为无论是取道芦保铁路由河南沿黄河西去，或者是出居庸关经山西入陕，沿途都处在义和团控制之下。慈禧没有足够的军队来排除沿路阻碍，当然也就不敢贸然出走。

这个狡诈多端的老狐狸，开始耍起她浑身解数，于混乱中周旋了。首先，她不再大声叫喊对义和团“剿办”了。六月三日，她曾叮嘱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六日，她又派出吏部尚书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翹，往保定等地对义和团做“宣抚”工作。刚毅以前因阿谀端王而得到赏识；赵舒翹则是戊戌政变时屠杀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刽子手。二人当时皆任军机大臣，是顽固派的中坚分子。慈禧派他俩出行，一方面是“谕以拳民、教民皆朝廷赤子，务宜仰体皇仁，即日解散”；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去实地察看义和团的实力，以便筹划对策。她想以此迁延时日，借机调兵遣将，到她认为力量足够的时候，就要举起屠刀，镇压这些起义的群众了。

值得注意的是，慈禧五月三十日还在厉声喝道：“拳匪滋事，……现在直隶及附近京畿一带，到处人心浮动。若不迅速剿办，何以靖邪慝而净根株。”到六月八日，她又称义和团是“朝廷赤子”了。可就在同一天，她在另外一道上谕里，却又用截然不同的口吻说道：“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赖之徒，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若不亟行严禁，实属不成事体。”

一面亲昵地称拳民为“朝廷赤子”，一面却在咬牙切齿地厉令“剿除”。这一方面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惶惑困窘，手足无措，简直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另一方面则又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慈禧的两面三刀嘴脸。实际上“宣抚”不过是故弄姿态的权术伎俩，“剿灭”的主意却是始终如一的，只是随人民反帝斗争的进展，其手段和策略有所变化罢了。

六月八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揭开了义和团在北京抗

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序幕。

六月九日上午，从四月以来一直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回到城内皇宫。当天下午，她将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调进城来，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左近。慈禧调董军进城，是心怀叵测的。她曾密谕董福祥，令董军尽屠北京城中的义和团。但董福祥的军队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寄以很大的同情，有很多士兵甚至参加了义和团。慈禧让他们屠杀义和团，董福祥以不能杀老百姓苦娃娃为辞，竟拒绝执行命令。与慈禧的意愿相反，董军不少士兵却立意要“剿除洋人”。

就在董福祥军入城后的第三天，六月十一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Sugiyama），因天津援兵迟迟未到，想出永定门探看情况，走到天坛门外地方，被董军杀死。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慈禧的意料。

北京局势的急剧变化，杉山彬的被杀，侵略者更加有所借口。他们在东交民巷使馆附近构筑工事，分兵驻守。有的教堂，如西什库的天主教北堂和崇文门内孝顺胡同的基督教亚斯利堂，也都有外国兵驻扎，俨若敌国外域。孝顺胡同一带甚至还贴出大张“告示”，禁止中国人通过。如果有人胆敢接近这里的教堂，则告示上赫然大字写得明白：“如有不遵，枪毙尔命”。侵略者蓄意武装挑衅，其凶横跋扈的气焰完全溢于言表了。

十三日清晨，义和团列队自崇文门进入内城，驻亚斯利堂的美国兵竟突然开枪截击，伤亡拳民多人。义和团愤怒万分，决定火烧教堂，以示警告和回报。为了防止火势蔓延，波及民房，当天上午，义和团在全城到处通知，要求各家在院内用大缸多贮凉水，说是可以防瘟疫，实际是为了消防之用。

六月十三日下午，义和团挑选了精壮拳民一千人，个个红布包头，手持明晃晃大刀，列队开赴孝顺胡同亚斯利堂。

驻扎在这里的美国兵闻讯慌了手脚，带领“二毛子”们仓皇逃往东交民巷使馆去了。

义和团首领高声宣布：“今天请天降神火，把这些害人魔窟统统烧光。请大家一起呐喊助威。”说罢，大喝一声：“着！”教堂里火光

一闪，预先进入教堂的义和团战士，把准备好的柴草硫磺等物点了起来。顷刻间浓烟滚涌，烈焰翻腾。围观的群众看得兴高采烈，欢呼跳跃，伴随着冲天大火，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同一天下午，义和团又接连焚烧了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的英国伦敦会、八面槽的法国天主教东堂、灯市口的美国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的美国长老会、鼓楼西鸭儿胡同的长老会、西直门内法国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的基督教堂、石驸马桥的英国安利甘会等处；傍晚，烧毁了宣武门内的法国天主教南堂。半天时间，共烧了十一所教堂。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传教士在中国加紧建造教堂，扩大侵略活动。中国人民早已无比憎恨这些帝国主义强盗，以及一小撮认贼作父的汉奸教民“二毛子”了。如今十一烛大火冲天而起，给了他们应得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焚烧教堂的大火映红了北京上空，义和团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城。

慈禧望着冲天烈焰和滚滚浓烟，听着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虽然深居在皇宫仪鸾殿里，也觉得宝座不稳而大惊失色了。

六月十五日，慈禧连下几道谕旨，其中说到：“昨日夜间，城内各处焚烧如旧，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因此，慈禧命令卖国贼李鸿章即刻迅速来京；又命令袁世凯带领军队迅速来京；还命令刚毅迅速来京。

但这时李鸿章远在广东，袁世凯也远在山东。远水不解近渴，北京的局势却又使她万分不安。于是，第二天，她又命令驻防津榆铁路沿线的马玉昆，带领马步军星夜入京。

李鸿章早年因勾结英、美、法等国，绞杀太平天国革命，深得慈禧的赏识。慈禧调他来京，是要用他进一步和帝国主义勾结。袁世凯在山东曾勾结德国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义和团，是帝国主义垂青的能干走狗。马玉昆以镇压捻军起家。慈禧如今同时调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来北京，是要把义和团淹没在大屠杀的血泊之中，从而向洋大人谢“治民无方”之罪。至于慈禧调刚毅回京，则是急于

要了解义和团在北京周围究竟有多大实力，以便部署下一步具体行动。

十七日，慈禧更急调张春发、陈泽霖统带所部武卫先锋左右翼二十营来京；同时还谕令各省选派将兵听候调用。她在给各省督抚的谕旨中写道：“近因民教寻仇，‘匪徒’乘机烧抢，京师内外，扰乱已极。着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我们可以看出，慈禧正在霍霍磨刀，作疯狂屠杀义和团的准备。

义和团燃起的冲天大火，就在清朝皇宫的四面熊熊燃烧。人民喊杀之声摇撼着皇宫道道大门。北京，这是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根本之地”。犴轂之下，竟然大乱。封建统治者歇斯底里大发作，要对人民残酷镇压了。

攻打东交民巷

前面说到，截至六月十七日上午，清朝反动头子慈禧，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灼不安；她谕旨频发，紧急调集屠杀义和团的兵将。但是，四天之后，二十一日，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却发布了对外“宣战”的谕旨，还对义和团实行了“奖励”，发给他们大米、银钱。怎么回事？难道慈禧这个卖国求荣、不顾廉耻的洋奴才竟也幡然悔悟，站到人民一边，同侵略者决战了？事实的真象把这些迷雾廓清了。

在义和团和列强双重压力下的清朝统治者，虽然当时“方寸已乱”，但对外“宣战”还是经过一番权衡，用心是十分阴险的。慈禧害怕“犴轂之下”义和团的巨大声势。当时义和团在北京城郊云集达二十万人之多，慈禧及清朝的王公大臣都已陷入他们的包围之中了。因此，慈禧企图借对外“宣战”，来躲过人民斗争的锋芒。但她铤而走险的主要转折点则是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义和团和部分清

军自动奋起为保卫京、津而战。

原来各国公使在六月四日集会时，法国公使建议，凡有舰队在沿海一带的各国公使，应立刻通电本国政府，要求下令给各海军统帅，在北京被封锁而排外运动占上风的情况下，立刻采取必要的营救办法。这建议得到与会各国公使一致赞同，在中国有海军的各国公使立刻发了电报。

六月中旬，英、日、法、俄、德等国海军陆续开到大沽口外深水处，计有战舰和巡洋舰二十二艘。另有炮艇十艘则驶入大沽口内。

十六日下午八时，各国舰队统带官致函大沽守将罗荣光，要求“暂借”炮台，限翌晨二时以前必须交出，否则将用武力夺取。罗荣光未接上级命令，不敢让出炮台。

清朝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时，由于李鸿章的妥协政策，以致溃不成军。那以后，清政府在裕禄奏请下添购兵轮，重整北洋海军。这样，又有了连同旧有残船在内的十三艘船，每年军费等开支一百余万两。当时戍守大沽炮台的清朝军队，计步炮各队共二三千人，所用都是新式武器，并有大口径炮多尊。以这样的装备而论，坚守海口应是没问题的。可是，清军十分腐败，对于防务毫不讲求，岸上炮台的弹药库完全暴露在敌舰的射程之内。

十六日夜间十一时，外国兵船十余艘，一齐开炮，向岸上各炮台猛烈轰击。罗荣光率军奋力还击，鏖战六小时，共击沉击伤敌船六艘。相持到十七日黎明，岸上四个弹药库被敌炮击中，爆炸起火。侵略军遂趁势登陆，攻陷炮台。在这次战役中，北洋海军仅有的鱼雷艇四艘被敌人俘获，分别由英、法、俄、德四国侵略军管辖。巡洋舰“海容号”则被敌舰看管，勒令熄火，停泊湾内，不准移动。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于日本手中的甲午战争后五年，这支新建舰队旧创未愈，又败北了。

大沽陷落是十七日上午。因京津间铁路和电讯已被截断，公文投递只能沿运河由通州入京，所以清廷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荣禄的武卫中军还忠实地执行着“将各使馆实

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的命令。

突然，有一种谣传说，列强将要以武力胁迫慈禧归政光绪皇帝。这对于顽固派简直是晴天霹雳，无异于宣布他们的死期来临。

谣传的来源是这样的：十六日深夜，外国兵舰开始袭击大沽口的时候，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儿子叩荣禄家门，呈密信一封，内称传闻英国将以大兵进京，要求有四条，第一条即勒令皇太后“归政”。本来，顽固派在废立问题上屡屡受到外国主子的打击，早已成惊弓之鸟。如今这一密信带来的消息，正中顽固派心病。荣禄读信后，急得绕屋行走，彷徨终夜，第二天，十七日清晨，赶忙跑进皇宫报告慈禧去了。

十七日下午四时，慈禧传急诏，宣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受惊吓后，心绪不宁。但她不肯告诉手下臣仆关于“归政”这一“消息”，只说：“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由于会议前，慈禧的死党已经得知“归政”的“消息”，这时他们竟然嚎啕痛哭，异口同声地要求非跟洋人决一死战不可。但另外一些大臣却莫名其妙。因此，有的人仍力言“衅不可开”。慈禧说：“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慈禧果真有这样的骨气么？要真的有，她决不会活到这时候了。她不过是感到洋人欺负她太狠了些，不免有些动气。但她对于洋主子终究是畏惧的，所以会议最后没有作出宣战的决定。她只不过命荣禄传令武卫军“备战守”，并派徐用仪等去各使馆，向公使们“谕以利害”。

十八日，御前会议继续进行。仪鸾殿上，各种不同主张争辩甚为激烈。端王等主张利用义和团以达到“灭洋”的目的。当然他们的“灭洋”和赞助义和团，是有一定限度的。如前所说，他们只是要利用义和团去慑服各国公使，等溥儀取得皇位以后，再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义和团。

另一派如徐用仪、袁昶等，则主张屠杀义和团以取悦洋人。袁

昶力言各国公使调兵到北京，只是为了保护使馆，绝不敢干预中国的内政。袁昶还奏请慈禧，责成荣禄向清军及各级官吏发布命令，让他们只要遇见拳民，就坚决镇压，格杀勿论；并且要以朝廷名义出重赏奖励捉捕到义和团首领的人。捉到义和团总首领、老师的，赏银二万两，立即超升官阶；捉到或杀死大师兄一人，则赏银五百两；杀死一个拳民，赏银一百两。此外，袁昶还奏请慈禧暂时关闭各城门，调用武卫中军的精锐部队，分为十队，分头在城内搜捕义和团，见一杀一，见百杀百。袁昶之流的这一主张如果被采纳，那么，不是北京城变成血海，就是义和团起而推翻清王朝。

奸诈狡猾的慈禧审时度势，看到自己面临的危机中还有微妙处存在。如果全力镇压而无效，就是她的死期到了。但是义和团本身的弱点却不是不可以利用的。笼络和欺骗的办法可以使她能苟延一时，然后等缓过手来，再出卖和屠杀义和团。于是，慈禧想到可以施展欺骗的阴谋。可时机似乎还不成熟，这一天的御前会议依然无结果而散。

十九日，大沽炮台陷落的消息才送到北京。同时，奉旨往天津“劝阻”侵略军的许景澄、那桐二人，也因半路遇到义和团的盘诘而狼狈折回。

于是，慈禧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办法。她命令总理衙门紧急照会各国公使说：因各国水师占据大沽炮台，因此不能再保护使馆，希望各公使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下旗归国。慈禧所以要各公使离开北京，因为她知道京津铁路线已在义和团控制之下，公使们去天津途中可能被杀。同时，她也知道大队侵略军已陆续开到中国，她可以把公使被杀一事归罪于义和团，以便借侵略军代她完成屠杀义和团的计划。

清政府紧急照会是十九日下午送到各使馆的。当天晚间，总理衙门收到公使团的一封回信，信中说：第一，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太苛刻了，我们行李都来不及收拾；第二，鉴于京津间交通长时间中断，又有义和团到处活动，到天津二百余里路程，安全是没有保障

的。中国政府方面必须担保没有危险，我们才能考虑离开北京的问题。各国公使还约定第二天（二十日）早晨派人前往总理衙门当面接洽。慈禧的“妙计”又失算了。走狗和主子之间这样勾心斗角不知有多少回。

二十日，有一道谕旨颁给军机大臣：“近日京师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集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这说明慈禧一时又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究竟怎样处理才好了。

就在这一天上午，慈禧传旨“叫大起儿”（即召集御前扩大会议）。这时，恰好刚毅从涿州回来。慈禧原指望刚毅带点消息能宽慰忡忡忧心，而刚毅报告的情况却更让她意乱心慌。原来，刚毅等一行到达涿州后，就被阻不能前进，看到困守芦保铁路沿线几个据点的清军，“日夜戒严，营中已七昼夜不寝矣。”一向作威作福，坐享富贵荣华的清朝官僚们，初次见识到人民的威力，才知道自己所有的镇压手段全是徒劳无益的。这时，天津方面也有战报继续送到，八国联军在攻占大沽之后，又向天津城郊进犯。为了保卫天津，义和团已迫使裕禄传令清军协同拳民攻打租界。天津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

紧接着，北京也发生了新的紧急情况。二十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行至东单，巡逻的清军虎神营士兵拦轿盘查。克林德非但不肯停轿，而且首先从轿内开枪。清军士兵开枪还击，克林德被击毙。据一名英国记者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载，克林德在被打死的前六天，即六月十四日，曾率水手一队巡行北京崇文门以西城墙上，看见下面沙地上有拳民练习拳术，他竟无端寻衅，下令开枪，当即打死义和团拳民约二十余人。如今他竟死在虎神营士兵的枪下。

使馆里的洋兵们，听到克林德的死讯，结队外出寻衅，并向外开枪乱射，打死打伤无辜百姓多人。义和团再也按捺不住满腔义愤，二十日下午，出动了五六千人，张旗出东华门夹道，进攻东交民巷

御河桥。

中国人民和侵略者之间的一场激烈搏斗，就在慈禧居住的皇宫近旁展开了。

当时，使馆区里驻扎有外国军队四百四十人，在东交民巷一带分区布防。另有各使馆、税务司署的人员、家属以及传教士，共九百余人，其中壮年男子负责守护内线。此外，尚有逃来的天主教及耶稣教的中国教徒二千三百余名。其中年轻力壮者，发给枪枝弹药，编为“教民队”，由日本人野口温率领，拉到第一线去当炮灰；其余的人就被驱赶着挖战壕，运炮弹，干苦力了。

义和团从六月二十日攻打东交民巷的时候开始，就使用了火攻的战术。他们从东交民巷东西两端分头攻入。一部分拳民手执火把，直冲向前，扑向使馆的楼房。但是楼窗距离地面较高，百叶窗紧闭，火把难以投入。拳民们就找来一些长竹竿，将火把绑在竿头，捅破玻璃窗，连竿带火把一起掷入室内。火把里面裹着硫磺，很容易就将木质地板引燃。不到两小时的功夫，东交民巷东口内的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使馆和西口内的荷兰使馆的楼房全部烧毁。侵略者不得不退守到台基厂大街以西的第二道防线。

四座使馆，转瞬之间，化为灰烬。这一事态使慈禧感到局势更加严重了。肘腋之间，义和团的压力比远在天津的八国联军大得多。如果使馆一旦被全部攻下，义和团就可能转而攻入皇宫，把慈禧这个封建独裁统治者兼洋奴也赶下台去。慈禧立即施展她老奸巨猾的狡诈手段，要把自己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现在，她的办法找到了，就是对义和团“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也就是竭尽全力去煽动义和团的排外情绪，把这一运动引入歧途。

局势在瞬息万变，清朝统治者的态度也在瞬息万变。慈禧铤而走险，居然对外“宣战”了。

六月十一日“宣战谕旨”公布了：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